

氣候 Climate Generation 少年

第 14 期
2022年8月



乾淨健康永續的環境
是基本人權



愛的萬物論

獲得乾淨、健康和永續的環境是基本人權

一枝筆為環境
樹頌

守護水土林氣
氣候政治每況愈下

氣候行動家
野火過後，倫敦再種樹

發行人的話

美好的環境需要新的語言

身體的調適與國家的調適

身體就是一個綜合的調適器，讓人的一生可以適應各種環境的挑戰，只是現在人們不但要經歷各種自然環境的變化，更多時候面對的是來自夾雜環境在內的社會經濟挑戰。台灣是屬於高度脆弱的國家，即使不刻意強調，但實質上每年面臨的自然環境挑戰不少，颱風、地震、土石流、洪水等。人要怎麼變得更有韌性？涉及到人的三觀，價值觀、人生觀、世界觀。同此道理，國家怎麼變成更韌性的國家？涉及到法治觀、自然觀、未來觀。

培養韌性的人生是最好的投資，而不是成本。國家也是。沒有法治的國家，不會有澄明的吏治；沒有自然觀的國家，不會成為可長可久的國家；沒有未來觀的國家，不會有茁壯的世代；脆弱性是變化多端的，當你以為自己是剛強的性格時，另一波無名的悲傷再度侵襲。

平等權是一種出生權？出生那一瞬間就是平等的基礎？還是根本是不平等的化身？天生不平等，社會制度淡化之、稀釋之、導正之、救濟之，於是不平等不會成為一個隱藏基因，不會成為一種循環倫理，更不會限縮自由意志。所以，社會制度不能成為不平等的孵化器，一切有不平等催化劑之可能的社會制度，就是邪惡的制度。為政（人）之道，在於洞察機微，不助紂為虐，不讓不平等成為個人與國家無法調適的烙印。

發行人：歐亞水獺（金門水獺）

環境品質文教基金會

主編：臺灣二葉松

作者：地球觀點

<http://www.eqpf.org>

環境品質文教基金會發行

謝英士

獲得乾淨、健康和永續的環境是基本人權

什麼是人權 (Human Rights) ?

它是指所有人與生俱有的權利，不分種族、性別、國籍、族裔、語言、宗教或任何其他身份地位。

何為「與生俱有的權利」？則是隨著時代意識的演變而逐步擴充、完善。

7月28日聯合國大會以161票贊成、8票棄權（白俄羅斯、柬埔寨、中國、衣索比亞、伊朗、吉爾吉斯共和國、俄羅斯聯邦、敘利亞）的結果通過了一項歷史性決議，宣布「享有乾淨、健康和永續的環境是一項基本人權」。

這是一份得來不易，且具有極重要意義的決議。基於去年10月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所通過的文本，以及各方積極遊說所促成。雖然主要的石油和天然氣生產國可能對承認這一權利的影響有些擔憂，甚至投下反對票，但決議仍不負眾望的通過。

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對此一歷史性決議通過大表歡迎，認為這項決議將有助於減少環境不正義，弭合保護差距，並賦予人們權能，特別是那些處於弱勢地位的人，包括環境人權捍衛者、兒童、青年、婦女和原住民族，以及敦促各國加速履行其環境和人權義務和承諾。



歷史性的一刻
©UNEP

決議也承認，氣候變遷的影響、對自然資源不永續的管理和使用、空氣、土地和水污染、化學品和廢物的不恰當管理，以及由此造成的生物多樣性喪失，都干擾了這項權利的享有，而且環境破壞對確實享有所有人權，有著直接和間接的負面影響。

聯合國人權和環境問題特別報告員戴維·博伊德強調，聯合國大會的決定將改變國際人權法的本質。過去各國政府一直承諾清理環境和應對氣候緊急情況，但這項決議所支撐「擁有健康環境的權利」將改變人們觀點，從「乞求」轉變為「要求」政府採取行動。

雖然聯合國大會決議是軟法，不具約束力，各國沒有遵守它們的法律義務，甚至，在可預見的將來，這項決議，也不會具有類似「國際習慣法」的效力，但決議的通過，在現實上仍有強烈的道德指涉與意涵。

以2010年聯合國大會通過「享有水和衛生設施是基本人權」決議（A/RES/64/292）為例，決議形成了一種強而有效的催化劑，使民眾更能挺起胸膛、大聲的要求政府實現該項基本人權，哥斯大黎加、斐濟、墨西哥等國甚至修改憲法以實現之。

國際法雖然是軟法，但國際人權法，特別是基本人權範疇，往往是軟中帶硬。當公眾的意識改變時，政府的決策也不得不正視。

1972年，斯德哥爾摩舉行的首屆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發表了一項歷史性宣言，這是第一次將環境問題置於國際關切的首要位置。經過半個世紀的努力，終於將健康環境權納入全球承諾，成為基本人權之一。面對現今氣候變遷、污染和生物多樣性喪失等三重地球危機，健康環境權可望成為向政府問責、人民賦能之基礎，進而要求逐步落實，重要性不言而喻。



聯合國人權與環境問題特別報告員 David. R. Boyd歡呼通過決議©UNEP

氣候政治每況愈下

連多雨、潮濕的英國，8月19日的氣溫已經來到近攝氏39度，美國德州更是已經高達41度，極端氣候近在眼前，還會變得愈來愈糟。

政治人物分成兩種，一種是明目張膽的反對採取氣候行動，一種則是寄生在氣候行動的「形式」下，繼續「因循舊制」。這兩種人可說都是氣候問題變壞的推手，但現實政治卻無可奈何？

年底各都的選舉，沒有太多朝野候選人專注在氣候問題上。能夠藉由選舉定期更換「不適格」的政治人物如果是民主的重要表徵，那麼，選出一些對未來氣候變暖無感且毫無作為的政治人物，會不會是民主衰頹的鐵証？

美國拜登政府一反川普反氣候的立場，任命前國務卿凱利為氣候特使，周旋於各國進行氣候外交，並推出高達數百億美元的氣候預算，卻遭到來自傳統採礦州的共和黨參議員曼欽的杯葛，鎩羽而歸。更慘的是，連最高法院也不支持氣候新政，將環保署提高對於新建礦場的排放標準的權力收回，更讓拜登政府的氣候新政左支右絀。

所幸，最近美國通過「通膨削減法」（Inflation Reduction Act of 2022），在此份長達700多頁的法案中，重新支持拜登的氣候政策，希望可以翻轉美國過去的氣候消極與不作為。

© Olivier Douliery /Getty Images



台灣民進黨政府一直死抱反核政策，是反核優於減排的一種怪異組合政策。既排擠可能的低碳過渡安排，也錯置了資源的分配。生猛的推動再生能源建置政策，卻無視土地利用的扭曲，問題逐漸浮現。台灣的氣候轉型，既難以公正，也很難符合正義。

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選民一般不會為了長期的災難而花費短期的成本。以稅制或規費反應外部價格，雖可合理突顯環境價值，但如果國家無法做好自然資源管理或實現好的氣候政策，也是枉然，徒增國家之稅收而已。習慣不系統思維與作為的政治人物，只能寄託於立即可用的「科技」，於是任何新興技術對於政治人物而言，宛如具有神奇魔力一般，深深誘惑政治人物。

政治，特別是氣候政治，通常會弱化成科技政治，另一種政商（企）結合的代名詞。幾乎所有可用的補貼、公共資金都朝此挹注，形成另一種「機遇」、「商機」。轉化成政治效益更是可觀，政治人物很難不選擇這樣的「路徑」。

在台灣，氣候政治與疫情政治好像也有點不合致。願意戴上口罩的一般人民是不是會願意為極端氣候給政治人物增加壓力？疫苗為減緩新冠流行提供一個快速的解方，那氣候政治所需的新思維在哪裡？有什麼是氣候解方所需的法治疫苗？如果不是接近氣候正義多一點的氣候政策，那會是什麼？



氣候變遷需要的是社會整體改變，並不受政治家青睞 © EQPF

一枝筆為環境

樹頌

神喜歡 依附樹木，還是樹裡真的有神？

粗壯的樹幹，可以裝置可觀的神靈。

毛細穿透生命之源，光合之下的纏綿，天與地交媾，就在樹木之間。

有樹，何須拜神？

樹木 在不變的樹皮中，吞吐千變萬化的紋路，各有姿態，各自不同。

樹其實是可及的神，從地拔起，一千、二千、三千、四千、五千、六千、七千、八千到九千，樹木就該萬年。

野火過後，倫敦再種樹

倫敦再種植數千棵樹，對抗氣候變遷

七月下旬，倫敦遭遇超過40度的高溫肆虐，野火侵襲倫敦兩週後，市長薩迪可汗宣佈在首都倫敦開展大規模植樹活動，這是對抗災難性的氣候變遷「永不過時的方法」。

倫敦大約21%的土地有綠蔭覆蓋，本周可汗承諾投入 310 萬英鎊來加強這座城市的“城市森林”。

資金將針對樹木較少的地區，以及最脆弱的地區，通常是黑人、亞裔、少數族裔等，這些族群占了倫敦將近一半的人口，卻最可能遭遇洪氾、暴露在毒性空氣、熱風險等，更重要的是，這些地區的綠色空間都很少。

可汗市長說：『氣候急刻是當今最大的全球威脅，影響的倫敦人並不是都一樣，貧困、失能、健康醫療照護不佳者，更可能遭受洪氾、高溫、極差的空品的威脅；作為市長，我將持續推動大膽的行動，保護並增加樹木覆蓋率，為所有人創建更好、更綠、更永續的倫敦』。

倫敦市長有著綠化城市之夢
© Stefan Rousseau/PA Wire
via ZUMA Press

倫敦在大火過後，仍深具野火之風險，因為很多地方還是極為乾燥的草地，只要一點星火就可燎原。除了消防部門高度警戒外，環境部門也警告八月還會有乾旱的情形，尤其是倫敦及東南部地區。

倫敦從2016年開始，已經種了超過43萬棵樹，其中包括兩個主要的林地計畫，多了85公頃的城市綠帶。倫敦還大舉在32個行政區開闢綠色空間，創生了超過500公頃的綠色空間。

倫敦的具體作法包括：補助綠覆率低的社區申請種樹（種回更綠的社區）；跟行政區簽訂「街樹贊助計畫」，找出更多可以種樹的土地，在下個冬季前種更多樹；鼓勵社區及學校參與「城市保育志工」計畫；在高熱島效應區進行樹木轉型計畫，由開發商與地主提出創意與地點，種更遮蔭的樹林。



樹木是應對氣候和自然危機的常見解決方案，除了種植更多樹木的計劃外，在『正確的地方種植正確的樹木』至關重要。而這像城市的系統改造工程，需要跨部門以及公私部門的合作與協調。

眾所周知，樹木除了從空氣中吸收二氧化碳、降低洪氾影響之外，還有助於為城市降溫，對抗所謂的“城市熱島”效應，為城市的野生動物找到棲息的地方。

增匯投資自然，是重要國際趨勢，
以及因應氣候變遷政策© EQPF

倫敦既有的樹木估計每年至少可產生1億3千多萬的效益，包括移除2241噸的污染，以及道路兩旁的二氧化硫排放，提升空氣品質；增色城市景觀，讓市民更願意走路、騎腳踏車等。

最近，野火引發許多國家重新體認造林的重要性。上週，美國總統拜登宣布計劃在美國種植10億棵樹。法國南部的高溫，迫使法國總統馬克宏承諾在毀滅性的野火之後，重新在法國種植大面積的樹木。如果方法得當，或可稍微緩解極端氣候的衝擊，尤其是對城市。

